

天总会亮的



山田清三郎著
李統汉译

天
总
会
亮
的

山田清三郎著

2263

版
社

天总会亮的

〔日〕山田清三郎 著

· 李毓汉译 曾新山校

新文艺出版社

• 1958 •

山田清三郎
明ケナイ夜ハナイ
本書根据理論社 1955 年版本譯出

天 总 会 亮 的

〔日〕山田清三郎著
李統汉譯 曾新山校

*

新 文 艺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康平路 155 号）

上海市書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 011 号

上海市印刷五厂印刷 新华書店上海发行所总經售

*

書号 1761

开本 850×115 $\frac{1}{2}$ 耗 1/32 印张 9 13/16 字数 212,000

1958 年 8 月第 1 版

195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3,000 定价 (6) 0.95 元

内 容 提 要

当日本帝国主义霸占我国东北时期，长春附近的三不管地方发生了一场鼠疫。这场鼠疫是由日本关东军派遣的特务茂木白风暗中投置自来水笔型细菌武器所引起的。尽管这种罪恶的阴谋进行得非常秘密，但瞒不过共产党地下工作者田民。田民及时地揭穿这一阴谋并组织群众向鼠疫以及制造鼠疫的日本关东军宪兵队进行斗争。在日本青年医生渡边道也和女护士香村日奈子的协助下，鼠疫很快就被扑灭了。万恶的关东军宪兵队因诡计未逞，竟纵火焚烧三不管，并诬陷田民等为纵火犯，有的被捕入狱，有的宁死不屈牺牲在敌人的七三一细菌部队里。田民等三人从牢狱中脱逃投到东北抗日联军中继续战斗。渡边医生也被宪兵队以同情反满抗日分子的罪名监禁起来。

然而漫漫的长夜终归是要天明的。一九四五年苏联出兵不过六天，全东北解放了，特务茂木白风之流的凶手们终于受到人民的正义制裁。

在人民公审大会上，活生生的现实和痛苦的回忆，使纯朴善良的渡边医生彻底认清了日本帝国主义的罪恶面目，他终于下定决心愿和女护士香村一起永远留在东北，为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贡献力量。

关于‘天总会亮的’

艾 迅

“天总会亮的”作者山田清三郎 1896 年生于日本京都。小学毕业后，即在糕点铺和药铺里充当学徒，此后又当过送报员和邮递员等。1918 年到东京，担任售报处主任，后改任杂志记者。1922 年和伊藤恋共同创办“新兴文学”杂志，从此便投身于无产阶级文学运动。1923 年参加“播种人”杂志编辑工作，以后又担任“文艺战线”、“战旗”等杂志的编辑。1934 到 1938 年间以违反“治安维持法”和“不敬罪”被捕入狱。其后到我国东北生活了六年(1939—1945)。东北解放后在苏联度过了五年(1945—1950)。这五年的生活使作者受到了极深刻的教育，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有了新的认识。1950 年回国后，专门从事文学著述。早期作品有“码头的一夜”，“幽灵读者”，“日本无产阶级文艺运动史”等。近著有“苏联市民生活的现实”，“三桥公审记”，“无产阶级文学史”，“无产阶级文学风土记”，以及这部“天总会亮的”等。

1931 年，日本帝国主义者制造了所谓“沈阳事件”，占领了东北全境，1932 年 3 月 9 日，伪“满洲国”宣布成立，不久，日寇在满洲境内建立了一个细菌实验所，划归日本关东军管辖，由日本专门研究细菌战的石井四郎主持。为保守秘密起见，就将其中一个以石井实验所为基础建立的部队命名为“关东军防疫给水部”。1941 年当希特勒侵犯苏联后，改用“第七三一部队”番号。

“……第七三一部队成立的目的是准备細菌战，主要是反苏，同时也是反对蒙古人民共和国和中国，”其任务是在前綫和敌后大量散布染有鼠疫、霍乱、伤寒、鼻疽等烈性傳染病的致命細菌。日本帝国主义者的罪恶计划是打算利用致命細菌之迅速繁殖的性能，蓄意向敌軍中和敌方和平居民中散布鼠疫等傳染病，借以引起可怖的瘟疫，使千百万人遭到惨死。先后曾在我国农安、宁波、长春附近三不管等地投了鼠疫菌，对中国人民犯下了滔天大罪。（以上参考“前日本陆軍軍人案审判材料”一書）

生活的感触使作家想写作，真正的文学艺术常常是作家在感到不得不写、不得不說的情况下进行写作的，真象高尔基論文艺的真实性时說的：“我常常有这种心情似喝醉酒一样，想傾吐我所喜乐、痛苦的东西，想脫去重負，来傾吐，想狂叫……在这样的心情下想写作”；山田清三郎想写三不管多年的宿愿，但了解了日軍进行細菌战的情况后，創作欲望达到了高峰，促使他这么作的是“那年代里以东北为背景的历史潮流”，也就是說以上的历史事实促使他写出了这本小说。

“天总会亮的”主要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者殘酷統治伪滿，准备細菌战的真相。伪滿洲国并非象日帝国主义分子所标榜的王道乐土，民族协和只是个幌子，实际上进行着惨无人道的法西斯統治：关东軍遍地橫行，到处是民族压迫，莫須有的罪名随时可加在无辜人民的身上；他們更进行着不可告人的罪恶活动，拿活人作为細菌战的实验，三千多名中国爱国志士和苏联人被当作“特輸材料”，还在三不管、农安等地区进行实地試驗……崔高大、馮玉山、陈老大娘、白梅等几家人家的悲惨遭遇，只是日帝国主义在东北犯下的、令人发指的殘酷罪行的一个縮影而已。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殘酷行为在人类历史上留下了洗刷不掉的污迹。“天

总会亮的”把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凶暴面目暴露无遗,更証实了日本帝国主义者是中国人民、苏联人民以及全世界人民的凶恶敌人。另一方面作者也描写了在这黑暗世界里的一些有良心、有正义感的日本人民、如渡边道也医师,香村护士,以及搞民族协和运动的吉松(渡边的姐夫)的活动;和法西斯蒂的日本帝国主义分子对他们横加摧残的情况;甚至连搞“合作运动”的人也免不了遭到迫害……至于贫苦的日本人民更是被迫当兵,当了日帝侵略战争的工具。“天总会亮的”强烈地谴责了日本帝国主义者的罪行,而对善良无辜的日本人民寄与深切的同情。

作者叙述的另一条主线是东北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所进行的抗日活动。东北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成立了东北抗日联军,进行了英勇的游击战争,表现了伟大的民族精神。他们的英勇抵抗,削弱了日寇在东北的统治,牵制了日寇向我国内地的进攻,并推动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斗争。作者通过普通的中国人民冯玉山、陈老大娘两位老人在敌寇汤叶中校面前的宁死不屈,通过对田民领导人民进行揭露日帝阴谋的斗争,以及在“东北人民联合军”一章描写的抗日联军的活动情况,歌颂了中国人民抗日的英雄史迹。

作者在人物形象的创造方面也是颇为成功的,塑造了阴恶的汤叶中校;过去是出卖同志失掉灵魂的叛徒,如今是灭绝人性的特务茂木白凤,以及象汉奸黄国泉那样的一群魑魅魍魉;刻画了田民这样的—一个优秀的中国共产党党员;象香村、渡边道也这样一些经过事实的教育和考验逐渐坚强起来的、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斗争的善良的日本人民的形象。这不能不使人想到作者对东北情况相当熟悉,有正确的观点和爱憎分明的感情,才能给我们写出这样一些令人难忘的人物。

“天总会亮的”从伪滿一直写到东北解放，蒋介石发动内战，题材是較龐大的，情节是較复杂的，但由于作者处理得得当，结构还是相当紧凑。可說是部生动、感染力較强、能把握历史真实的小說。

当然，这本书也有一些不够的地方。地口鹿三是个被迫当兵的貧苦日本人。被迫在农安散播了鼠疫菌后、良心深受責备就逃出了“第七三一部队”，隱居在三不管，改名为孙吳石，三不管鼠疫的真相最初是他揭露的，后来給湯叶中校抓住，表面上做了湯叶的狗腿子，暗地里却破坏关东軍进攻八路軍的列車和大車。最后找了机会向中国人民坦白交代，低头認罪，結果却自杀了。作者可能以他的死来衬托出茂木白风之类的卑鄙，但从此反映出作者怀有一定程度的贖罪思想。事实上象地口鹿三这么一个具体对象，是能够得到中国人民的寬大处理的。此外有些地方交待得不够清楚，如田民写傳单时怎么会找陈庆玲参加等……

“天总会亮的”是三部曲“东方虹”的第一部，对日本人民的教育意义很大。对中国人民来講，艰难痛苦的日子是一去不复返了，烈士的鮮血換来了革命的胜利，这些回忆更使我們珍惜幸福的現在，珍惜中日人民的友誼，对日本帝国主义更增加了憎恨。解放以来，我們就是抱着对日本人民深厚的友情，不咎既往，开展了經濟文化等方面的广泛活动，更加促进了两国人民的友誼，这是符合中日两国人民的利益的。可是以岸信介为首的日本現内閣仰承美帝国主义的鼻息，执行了坚决与中国人民为敌的政策，不但在搞“两个中国”的阴谋，而且更明目張胆的破坏最近簽訂的第四次中日貿易协定，为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誼强加上人为的障碍。历史的車輪总是向前进的，一小撮反动派妄想逆流而上，那也不过是飞蛾扑火，自取灭亡罢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誼不論

过去、現在和将来,将永远向前发展。

1958. 6. 20

目 次

关于“天总会亮的”(艾迅)	1
一 风声	3
二 前台与后台	19
三 三不管的鼠疫	41
四 传单	56
五 三不管复活了	70
六 汉奸	86
七 接收	98
八 陷阱	124
九 东北人民联合军	154
十 他們的世界	178
十一 防空演习	188
十二 中秋节晚上	198
十三 崩溃	211
十四 不屈服的灵魂	221
十五 伪满的末路	234
十六 胜利以后	242
十七 天总会亮的	258

后記	297
----------	-----

天 总 会 亮 的

一 风 声

这故事发生的地点是三不管；就是长春車站——那时候叫作新京車站——北边一公里附近的地方。这个地名的来源是这样的。

原先这里是夹在日俄两国鐵路附屬地之間的一块地方，它一边是俄国掌权的中东鐵路寬城子附屬地，另一边是日本的南滿鐵路附屬地。南滿鐵路簡称滿鉄，原是中东鐵路长春以南的一段，是俄国在日俄战争后讓給日本的。自从俄国把滿鉄交給日本的时候（一九〇五年）起，这块地方，就变成避免国际糾紛的緩冲地带了。日俄两国和中国之間簽訂協議，誰都不准侵犯这里，因此，地名也就叫三不管；也就是三个国家都不过問的意思。

因为这个原故，三国的軍警都不走进三不管。这里，可以說是权力的真空地带。

在这权力的真空地带里面，不知不觉之間貧民窟就发展起来了。这种貧民窟是由破落戶、逃犯以及因某种原因而不能在社会上出头露面的一些人形成的。戶数和人口越聚越多。当这故事开始的时候，戶数約达七百，人口将近五千，已經成为人烟稠密的貧民区了。

一九三二年，日本仗恃关东軍的武力，在中国东北地方制造了一个傀儡政权“滿洲国”，首都設在长春，叫作新京。第二年，日滿两国从不愿卷入糾紛的苏联手，把中东鐵路全綫收买过

来，因此三不管的地名意义，也就消失了。但是这地名还照旧使用；三不管这名称，就变成在那一带繁殖起来的貧民区的代名詞了。

如果从北边一公里外的寬城子高坡上向三不管眺望过去，就可以看見在一片洼地的一个角落上，有許多灰色的小房頂，象似丛生的蘑菇，乱七八糟地挨挤着。这些小房頂，被一条縱貫南北的道路劈成两半。那条路是关东軍的軍用道路，不过也允許一般車輛往来，因为巴斯（公共汽車）从那里通行，所以就叫巴斯街。在那东边的远处，可以看見新京車站的大屋頂和矗立在天空中黑烟繚繞的发电厂的四根粗烟囱。在西边，隔着通往哈尔滨的鐵路，是辽闊的新京飞机場。不过这铁路讓关东軍仓库擋着不能够看到。如果到当地去看，在那条好象切断着三不管軀体的巴斯街两旁，拥挤着一些显得特別寒碇的土房子。在那些土房子中間，都是一些橫七豎八曲里拐弯的小胡同，好像是后来才开辟出来的，其中，也出現了称得起繁华区的街道。在那里，以穷人为对象的各种买卖——小酒鋪、飯館子、当鋪、食品店、估衣鋪、鞋鋪、杂货鋪、茶叶鋪、小客棧、大烟館等等，鬧哄哄地一家挨着一家。巴斯街的住戶占三不管戶数的三分之二，在这条街的东边，最后面有块空場，那里也摆着各种攤子，江湖艺人和街道卖卜的，也在吸引着顧客。

因为这个原故，尽管三不管是貧民窟，却形成了一座小都市。

*

*

*

那是中华民国二十九年、伪康德七年（一九四〇年）盛夏某一天的事情。在三不管东边靠近空場的馬掌鉄匠馮玉山家里，玉山和儿子长海趁太阳沒落山就吃了晚飯，爷儿俩臉对臉地談起那件揪心的风声来。

所謂风声，就是关于驅逐出境——把居民轟出三不管的事情。

“唉呀！要是又給轟出三不管，你說咱爷俩可該到哪儿去啊！”

就好象风声是儿子招惹出来的，馮老头直对长海发脾气。

“……再說，你也知道，我打算死在三不管，才老早就把棺材定錢給了蔡家棺材鋪的啊！”

“我知道，爹……”

长海后悔不該把听来的风言风語告訴老头，他知道一說出来老头就要担心的。所以不能不說，是因为他不愿意在孤孤单单的爷俩之間有互相隱瞞的事；再說，风声不过是个风声，他想即便傳到老头耳朵里，还是有办法安慰他的——哪想到馮老头却固执地把它当成一件不能不相信的事；而且有一半已經信以为真了。

馮玉山所說的棺材定錢，那完全是一种形式，靠那点定錢到临死以前能不能买得起装殮自己的棺材，还是靠不住的——更正确地說，八成是办不到的。理由是：即便粗糙的棺材，这一点錢也买不下来，够买棺材的那么一大笔錢，在他來說除非世道大变，不然便沒法作到。在中国普通老百姓中間，有这么一种說法：如果能够装殮在自己定制的棺材里，这辈子就功德圓滿了。因此地主和有錢的人，都定制豪华的棺材来夸耀死得闊气，可是另一方面，大多数的穷人，一般說来要躺到一具象样的棺材里去，終归是不可能的。

馮长海的爹滿以为給了棺材鋪一点点定錢，就能够在三不管入殮。他抱着这个幻想，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这上面，然而，听来的风声无情地威胁着他，甚至使他連这个梦都作不成了。

“可是，爹……”

长海一心一意想安慰安慰馮玉山。老头儿两只眼睛看起来好象突然洼陷了下去，在皺紋累累的干巴臉上，惶恐地閃动着。

“这不过是从平康里听来的，用不着那么担心呀！这点事我起先还想不說哩。”

“不、不，不是那么回事！”馮玉山固执地搖了搖頭。“就因为平康里的风声，我才更加担心呐！平康里这地方，各式各样的人进进出出，再說，現在連日本人也混进去，对娘儿們一疏神，就連秘密的事也会泄露的。”

长海也觉得不无道理，可是如果事情真象父亲說的那样，可就严重了。

“哪有那回事呀……”他自言自語地講。他想，哪怕暂时也好，先寬寬爹的心情：

“不过，爹，轟出三不管的风声，从前也不知嚷嚷过多少次，每次还不是过一陣子就烟消霧散了嗎？虽說是个风声，可是这回的风声是我偶然听来的，只要我不声張，那也就人不知鬼不觉地过去了。”

大概天上是火燒云罢，在老馮爷俩对坐着的屋子的窗戶外面，后胡同房頂上尖溜細长的草，染上了火紅紅的颜色；那余光掠过了还带点孩子气的十八岁儿子的側臉，落在馮玉山瘦皮包骨的胸脯上。

“話虽这么說，可是你……”

馮玉山一个劲地和儿子頂撞——其实他心眼里也愿意相信长海說的是实情，而不是解心寬的話，可是尽管如此，他对这种謠言，已經深感不安了。这种不安，却不是年輕孩子的几句话所能解釋开的——馮玉山实在害怕这个风声。